

數月之後，我們纔交談相識，在我上下學路上也有幾家女孩時常立在門口候我，經過時對我微笑，但我從未有過約會或交過女友。我那時的心情，祇是希望能早早學成立業，其他的事都不在心上。

投考北京稅務專校

民立中學的畢業生，有兩大出路：有錢的子弟大都不需考試升入聖約翰大學，普通的即投考郵局、海關、銀行、洋行，我在畢業前兩個月即去投考郵局，筆試口試都已通過，但驗查體格的陳醫生說我肺部有病不肯簽字，要我去他診所治療，愈後再驗。我因自覺並無肺病，而且家中又無此閒錢，猶豫難定，剛巧二哥返家，他勸我投考北京稅務專門學校，因為他見到海關中高級職員都是從該校畢業的。我母親因我父有此遺囑，也要我繼續求學，經大家商量後，我即同同學仇啓宇、陸秉堯、黃維恭三人去江海關報名。那時江海關尚在四川路舊址辦公，我們到秘書室索取了簡章，當場即報了名，遵照規定日期，同去參加考試。

稅專是唐紹儀在清末創辦，他鑒於海關行政大權，因庚子賠款關係完全旁落在外人手中，所以奏請設立了此校，專門訓練中國學生入關服務，以漸漸取代西人。它成立於民前四年（好像同清華同年），由稅務處督辦，派國人為校長，會商海關總稅務司派資深外籍稅務司為副校長及其他高級外籍職員為教授，其課程除關係行政（Customs Practice）外，與當時大學不相上下，英文課程計有：經濟學、國際法、中國外交史

、第二外文（德、日、法）、英文文學、法理學（Jurisprudence）、法商學、世界地理、數學、商業歷史、英文文牘等，中文課祇有公文程式及文學由二位翰林擔任。因畢業生都入關服務，所以不計學分，不向教育部登記，亦不授給學位，學年為四年，每班祇收學員二十四人，最低程度須高中畢業，其經費由海關支付，因此非特不收學費，初期幾年還有津貼生活費若干，校址設在東城根大雅寶胡同錄米倉傍，校址佔地約有四、五個足球場大，雖然並不華麗也頗合用，宿舍二人一房，備有暖氣，生活頗為自由舒適。自開校後，第一班學員於民國元年畢業，其中最優一、二人曾與清華學生同去美國留學，該校約辦理了二十餘年，有前後畢業生四百餘人，皆成為海關幹部職員。

我們那次的入學考試，是分在上海、天津、廣州三處辦理的，報名的學生在上海已有一千多人，聯同其他二處其總數不下二、三千人之多，所以錄取的機會祇有百分之一、二，我們先考英文口試，由一位最資深的廣東籍督辦（丁蔭先）主考，錄取的祇有三百餘人，然後考中英文筆試。數星期後由學校直接通知結果，我收到信後見到正式錄取的學生廿四名中，我名列第一，我三位同學亦榜上有名，我二哥聽到消息即來上海，他看了名單說：「老五，你是第一名呀，真不容易！」全家歡喜萬分，我母更是祭祖拜佛，急急為我準備旅費行裝。

過了幾天，民立舉行畢業典禮時，二哥伴我同去參加，在典禮中蘇校長演說，提到我們考取

稅專的事時說：「稅專是最不容易考的學校，但我們這次畢業生中，有四個被錄取了，而且其中一個，雖然不是我們最好的學生，竟然考了第一名！」二哥聽了忿忿然說：「這個王白眼（蘇校長的雅號）真是豈有此理，不報告姓名，已經不對，還要加油添醋說些不好的評語」。

北國風光厚重人情

民國十一年六月底左右，我約了三位同學一同起程北上，臨行時既高興又傷心，我向母親與二姊告別後又向父親遺像上香叩頭，獨自僱車到北火車站會見了同學，一同搭乘滬寧鐵路到南京，渡江後乘津浦鐵路直往天津，在車上遇到了一位早期同學翁長慶，他也是此次錄取的學生，我們五人從此即結成爲同班好友。

我們都是初出遠門，既不會講「官話」，對於北方的一切陌生，過了南京、徐州、濟南，乘客大都用國語交談，我們祇得勉強應付，一路上初次領略了蘇北、山東、直隸（河北）的荒涼景色及民風的强悍特點，在到天津之前，有一個中年男子同我們招呼談話，他同我特別熟絡，漸漸地動手動腳表示親熱，我以前曾聽我二哥說過，北方人有好男色的風氣，因此我也起了疑心，但又不肯把他得罪，正在爲難之際，隔座一位高大的青年用流利的國語向那人說話，請他不要認錯了人，那人即離座他去，那青年自我介紹姓名名漢是稅專的學生，他又介紹了同伴姓盛名載榕的，他們知道了我們是新生，非常高興伴我們同行，到了天津還領我們各處逛了一天，然後一同乘

車到北平學校。林、盛二君是二年級的同班同學，林是福建人，生性豪爽，可惜我們相識不到一年，他因肺炎突然逝世，盛君為蘇州人，與我成爲莫逆知己，他們二人，因我在車上險些被人認爲「相公」，時常開我玩笑，叫我「大姑娘」，其他同學們也有學着叫我的，被我怒斥而罷，但他們二人，始終待我如幼弟，倍加愛護。

榜首報到被派班長

我們到了學校先去教務處報到，那時主任是早期畢業生潘學瑜，他見到了我，非常高興，說我的考卷，是他所見到過最好的，因此他當場即派我爲班長，我即同黃君同住一室，他爲人拘謹安靜，在四年同住期間，始終照顧我的日常生活，有時且爲我做些縫補的手工。

我的同班同學是二十四人，另加一個留級同學，一個由官方派來的傍聽生一共是二十六人，他們的年齡都在二十至三十左右，因爲是從全國經嚴格考試招收來的，可謂集東西南北的英才於一堂，因各人背景習慣不同，而且都在血氣方盛之年，所以我當班長的人相當費力，尤其是我生的像文弱書生，又講的一口「藍青官話」；開始時他們都不把我放在眼裏，有時且欺侮黃兄，借題發揮，以示反抗，我立即改變作風，加緊學習國語，參加各項體育競技活動，以顯示我並非文弱無能之人，尤其在課堂上顯示了我的英文造詣，幾個月之後，全班同學即對我尊敬相待，言出必從了。我同學中有好幾位是由大學轉來的，也有已經做過各種不同職業的，譬如有一位姓黃名尚

的，他是北大轉來的，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學識，爲人平時和氣可親，但討論起政治來，又非常激進（後來在廣州開時，涉及政變被殺），一位姓李名寶田的在第一次大戰時曾去法國當華工，能說一口法語，又有一位姓梁名智瑞的，他曾參加過遠東運動會比賽，對各項運動，都有特長，還有二位很特殊的同學，一位姓葉的他專門研讀紅樓夢，終日不倦，走火入魔，想林黛玉成了神經病，不久死亡在校，一位旗人，天天擦粉化妝，行動說話都似女人，其他的都是內地各校的英俊，學有所長，所不同的是許多人的英文程度，都較上海及廣州來的學生爲差，而稅專又以英文爲重，因此他們對我尤爲欽佩。

在此時高級班的同學中，我也結交了幾位器重我而有才學的人，如葉正則、周彼得等，我也熟識了幾個後來在海關中同事時間較多的人，如方度、左章金、王文舉等，其中很多在文武能力方面有特長的，但畢業後都四散在各地海關服務，未再晤面了。

投稿英文報章雜誌

當時的校長是陳振鐸博士（廣東人，後在武漢任職，被共黨殺死），他是學農業的，但對於經濟學很有研究，所以兼任教授。副校長前後二人爲 Mc Donald 與 Archeson 都是有學問的

資深稅務司，教授很多不勝枚舉，其中以 Mr. Bevan, Mr. Cartwright, 及 Mr. Newland 較爲特出，最後一位年輕力壯，領導我們許多課外活動，如唱歌班、話劇班、聖經班等，一般說

來都是一時之選，但對我來說，學校中四年教授的課程，未能滿足我求知的慾望，因爲我英文好，記憶及理解力特強，所以對於各項功課，能免費許多時間，熟記腦中，應付考試，而且在四年中，每次年考，都名列第一，平均分數，都在九十以上，與第二名分數，相距五、六分之多，因此同班同學互相爭的是第二名，對我是敬而遠之的。我因空閒時多，閱讀了很多英文文學書籍雜誌，以及英譯的俄、法、德的名著，自己也寫文，向北京及上海出版的英文雜誌報紙投稿，賺取稿費以補生活費用（上海商務的 English Student 及中華的 English Weekly 都有刊過我的作品，我還記得中華書局每年發一枚金牌給投稿最多的人，我曾及格過，但他們沒有寄來。北京的一華北英文日報）曾約我寫運動新聞。）

到學校後第一年，我極爲想家，記得第一個中秋節前一天，是我生日，我在操場中行走了半夜，對月浩嘆，不能成眠。在那年年底時，我立在廣場深雪上，身穿棉袍，兩手合袖，請同學爲我照了一張相，我在上面寫了一首歌寄給家人，歌曰：

頭小身體高，急路不用跑，走路雖使利，衣服却費料。水雪堅肌膚，夢魂繞鄉郊，袖手非旁觀，世事待人了。這時我孤單思家的心情，可以想見了。

返滬省親已失舊巢

第二年暑假前，我母親寄了些錢來要我回去渡假。那時我母及二姊爲節省開支，已將房屋賣

掉，向一家大戶租了他們家院內門前的一間小屋居住，此屋以前大概是他們的賬房間，祇有一大間及一個廚房，我母爲我買了一只竹牀，加了蚊帳，置在窗口。

在家中一個多月，我母、姊照顧的無微不至，但我因無事可做，祇有看書及逛街，回到了以前在中學讀書時的情形，有時我看看我母、姊的寂寞生活，心中十分煩惱。我母已年逾五十，祇能唸經拜佛，以消磨時光，家事都交二姊管理，而她亦已二十有餘，小姑獨居尚無婆家。我二哥在關中東調西奔，自顧一家已經不易，很難得返回上海，更無力把他們一同帶走，他們二人的前途，都靠我三年畢業後纔能改善了。

我無聊的時候，即去法租界舅父母家找表弟兄們玩，我舅父自外祖父母去世以後，即把他們家的商店出讓了，自己仍開了一小廚房，繼續他的本行生意，他們在大世界附近，頂了一幢很大的里弄房子；做起二房東來了，我舅母是一位很能幹的人，她能言善辯，房客們都很尊敬她；他們有三子一女，長子名錫朗（後入軍隊參加北伐），次子寶鼎（後入銀行），三子雪候（後爲打樣師），么女雪珍（後嫁梁啓超的兒子），我舅父是個老粗，對於兒子們的教育毫不關心，如有不滿即加體罰，但他對我倍加愛護，時常同我去看電影及戲劇，又爲我燒菜，請我在他廚房裏吃飯。我表弟兄們因我是大專生又在北平讀書，對我更是聽話，我看他們閒蕩的時間多於讀書，勸舅父母送他們上公立學校，正式讀書，所以他們以後都各有成就。

我舅家住的幾條里弄，可說是一個小型的十

里洋場，所有一般在風月場中討生活的男女及各色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以舅家爲例，下面廂房是租給一個專治花柳病的醫生，其他的房客，一個是「烏師」（專爲訓練高級妓女歌唱及跟隨她們出堂差的人），一家是販土的，其他是藏獺的金屋或幽會的場所，因此出入的男女都是所謂下流不正當的人物，但我並不輕視他們，因爲我自幼即有悲天憫人的天性，而且讀了許多西洋文藝作品又受了英國人的同情弱者（Sympathy with the under dog）及公平競爭（Fairplay）的觀念，對他們都有一種同情心，看他們好像是小說中，本性善良被環境所迫的角色。我此種心理一直到老不變，也許因此我自己從未重視職業的高低和財富地位的大小。

騎馬玩槍的鄰家女

那個土匪子是關外人，他很少露面，他祇有一個女兒年已及笄，生的非常健美，講一口京片子，常喜穿著緊身黑衫，短統革靴，另外有種種韻，她時常下樓與我們談話同玩，有時請我們幾個男孩外去看電影吃飯，手面瀟灑，有一次她偷偷地約我一人同行，看完電影吃飯的時候，同我談到她的身世及關外生活情形，她說她母親早亡，父親是「紅鬍子」，後改行販土，她自幼未曾讀書，即學打鎗騎馬，跟着父親浪跡天涯，但住在上海，很不習慣，希望他父親不久能返回老家，重過曠野生活。我因幼時同戲班的孩子們相識，又會心儀過一個女孩，遇到了她，好像遇到了戲中的真人真事，對她非常傾慕，因此常在舅家居住

，藉機與她親近，但始終不及於亂也不敢向她傾訴，直到回到學校以後，纔漸漸地把她忘掉了（畢業後我曾向舅父母打聽，但已人去樓空，佳人天各一方了！）。在舅家的里中，我遇到一個民立的同班同學姓陸的，他在學校時是我的英文「學生」，因此很尊敬我，他父親在法捕房當探員，收入頗豐，他畢業後學了法文，即入捕房當翻譯，雖然職位很低但聲勢很大，因爲他可以左右被告的話，以影響捕頭們的判決，所以收入很好，他請我到他家去吃飯，並領我去各種場所遊玩，他去的都是公開的或地下的聲色處所，他自己盡情享受，但我始終保持了觀光的原則，從不下水，他深以爲怪，說我仍富於書生之見，不切實際。在這種場所，我見到遇到了不少美麗的女人，我很同情她們，也很憐惜她們身不由主的生活遭遇。

回校以後，仍過著孤單的生活，但對於各種活動參加更勤，在第二年級時，即被選爲校刊「關鐸」(Customs Quarterly)的英文主編，此刊物除分贈同學外還寄贈各有關畢業同學，作爲通訊及討論關係及學術的園地，因此我的名聲在離校以前即已遠播全國海關。我在社論中時常討論海關應行改革的問題，有時過於偏激，副校長即約我談話改正或解釋，但他從不要求我先給他審查，此亦爲英人的特長。

國難日亟學潮時起

在此時期，北平學術界思想偏左，風潮時起，尤以北大、師大爲甚，海關當局，一向禁止職

員參加政治活動，因此稅專學生，除參加校際體育活動外，從不過問外界事務，但在民國十四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之後，全國響應罷工罷課，北平學生成立了一個「學聯會」到處遊行演講，且在共黨領導下到曹錕的總統府面前抗議，遭受鎗擊，稅專學生也不願置身事外，決定參加行動，我即編了一份英文日刊，題名為We Protest，根據國際法理向日本及帝國主義抗爭，到處分送，頗受外人重視，西報亦每期轉載，副校長 Archson 召我談話，他說總稅務司也已讀過我的傳單，對我能據法理爭取公議，並報導事實真相，不盲目從事宣傳左傾思想，頗加讚許。同時北平各大學教授決定聯名寫一公開英文信致國際聯盟，他們要我代為主稿，我即刻同意，在第二天完成發出。這幾件是我在校時做得最有意義的事。

我在校的私人生活，始終守身如玉，同學們中許多都在外結交女友或亂闖胡同，也有為我介紹女友或邀同冷遊的，但我都一一婉謝。我最大的享受是去真光戲院看場電影，到東安市場吃頓便飯或吉祥園聽次京戲，我並不是柳下惠或循道之士，事實上我既無此經濟能力亦因未曾開始嚐過甜頭，也就不作非非之想，其實我交友的機會很多，因我常去燕京、清華借書，或為西文報採訪體育新聞，遇見的女生不少，其中有一、二位還成了我同班同學的妻子呢。

第二年暑假，我二哥邀我去青島度假。我車到濟南進了客店纔發覺錢包被竊，那位掌櫃極為豪爽，他囑我不要擔心，一切由他招待，第二天並為我買了車票送我上路，並未問我青島的住址，

我到了之後立即請二哥匯錢致謝，我從此對山東同胞特別喜愛。在青島的一個多月，我兄嫂招待親切，我初次見到、吃到了活的明蝦、海參及鮑魚，我兄介紹我到他們的俱樂部打球玩牌，其中幾位稅專同學早已聽到我的名字，待我似同舊友，請我去海濱游玩，在大飯店中晚餐跳舞，使我初次嚐到當關員的優厚生活。

暑假旅行中原殘破

第三年的暑假，是我大姊及姊夫請我到河南焦作去渡過的。那時大姊夫在道清鐵路當總會計，那條鐵路是英國人投資專為開採煤礦而建造的，辦事處設在焦作。河南雖為中國古文化開源之地，但地瘠民貧，盜賊氾起（最大股土匪，好像是紅槍會）當時的駐軍是馮玉祥部下，抓到土匪，動輒殺頭示眾，焦作附近亦不例外，人民生活

的貧窮出人意外，一枚銀元，可買到十幾只雞，七、八十個蛋，而貧民有採柳葉吃的。我姊夫每月收入有一百餘元銀幣，所以在焦作可稱為大戶人家了，他們每天盡力的招待我，但在鎮上祇有一、二家飯店，一家浴室及一家專演河南梆子的戲院，因此除天天上館子或到同事家中吃飯打牌外無事可做。我請姊夫伴我去乘火車，從道口一直道清化沿路觀看，實在無可觀賞之處，一般居民，幸運的能在煤礦中工作，不幸的即無事可做，因天旱少雨，農田都呈一片黃土，到了道口，我看看那荒的山、乾的河牀，好像仍在開天闢地的洪荒時代，回家後我就寫了一篇特稿，回校後在 Customs Quarterly 內發表。

我對對於體育相當注重，聘有老師訓練領導，我參加了足球及排球代表隊，與北平各校比賽，在足球隊中我任前鋒，但因我體輕，常被北方大漢撞倒，所以祇能以巧取勝，在排球隊中因我體高靈活，站在前排，能擋住來球，在攻敵時，亦能高跳殺球，所以在隊中亦成爲要員之一，我排球隊曾在當地得過錦標，代表華北去漢口參加全國運動會比賽，但未能得獎。

我亦喜歡打網球及跳高，但未打過籃球，對游泳亦曾學過一段時期，因一次險遭沒頂，從此不敢入水。我對於中國工夫，亦曾有興趣，校中聘有名師，日夜教導刀劍拳腳，同學中有一位廣東籍學生劉準初者最爲老師讚賞，他天天練工到深夜，不到二年忽得病而亡，其他隊友中有幾位最健壯的球員，亦中年早逝，因此我學生對於激烈運動都存戒心。

績優畢業分發回滬

第四年初的新年，我大姊及姊夫到北京來玩，大姊送了我一襲灰鼠緞袍，他們又花了好多錢同我到處遊玩，我雖然在北京住了四年，還是第一次做過這樣大規模的觀光，因爲平時既無閒錢，又無時間，暑假又都外出，學校中也無旅遊的節目，我對於北京的認識，還是他倆給我的。

第四年的夏季是我最得意的時日，尤其在舉行畢業典禮的那天，我囊括了三個獎中的兩個（第一名獎，英文學最優獎）代表全班致詞，參加演出英文名劇（由 Mr. Newland 排演的易卜生 *Shesna* 名劇）全校師生百餘人外，有貴賓三百餘

人參加，我同學們都稱呼我「狀元」，我自己也有「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旦聞名天下曉」的感覺。當時稅專畢業生，因有固定的「金飯碗」職業，是當地官紳們挑選東牀的好對象，我更受到人們的注意，好幾個人爲我介紹與他們見面談話，約我到他們家去作客，我因急想返家，未曾履約。

畢業後海關總署即召見學生，分發工作地點，每人可表示志願，但仍由主管看各關需要而定，我因成績特佳，毫無困難的分發到我要去的上海江海關，當場即收到了旅費及服裝費，領了派令，隨時準備出發。我同黃、陸二位民立同學一起在民國十五年六月下旬離京返滬，我因大姊在信中曾叮囑要我先到天津去她小姑家盤玩數天，因此到了天津，即同他們暫時分手，其他翁、仇二人，都分發在華北，從此即各自分飛了。

學校鬧鬼四個故事

在結束我稅專四年生活之前，我想講幾個在校中親自見聞的鬼故事。

第一個遇到鬼的是一位姓邱的同學，他精於武術善於使用大刀，因病住在前院校醫室傍的病房裏，一天半夜，大呼捉賊，手提大刀在院中追捕，追到二樓教室即不見人影，此後二星期內，夜夜如此，使他精疲力盡病情轉劇，不久逝世，據侍候病房的校役報告，每夜確有一黑色人影由他房中跑出，他死後即無此怪事發生了。

第二次是二位同學在不同日期夜半上廁所時遇到的，據說當他們蹲下大便時，見到隔室地上站著一只女人穿繡花鞋的小脚，他們立即逃走不

敢詳探究竟，但所見的式樣相同。

第三次是我隔壁的俞姓同學遇到的，他是足球隊的健將，某天半夜下牀如廁，見到室內窗前景，跪著一個穿朝服的人，他驚呼室友，即不見鬼影了。

第四次是我因病住在病房時發生的，那時我忙於書寫畢業論文，雖有小病，時常寫到深夜，隔壁住了一位同班同學姓包的，他每夜睡前必先獨自在寫，有一夜他突然到我房內，見我一人的人，那裏去了？他言之鑿鑿，使我毛骨悚然，我們二人，立即遷回宿舍。據老校役們說：校院本爲墳地，以前亦時常鬧鬼，他們是不以爲奇的。

相親對象是女教師

我大姊的小姑祇比我年長兩歲，她丈夫姓朱名德昌，在怡和洋行任職，家道小康，夫妻極爲恩愛，我到的那天，他倆即請我到飯店晚餐，並請了一對張姓夫婦及他們的女兒作陪，張先生已五十餘歲，是地方法院的推事，張小姐與我年齡相仿，她長的面目姣好，白皙丰碩，是師大畢業生，在當地中學執教，這很明顯的是相親宴席，小姑夫婦更是從中爲雙方拉攏，大家相談甚歡，離席時張先生夫婦約定翌日中午在另一飯店回請，我們三人準時赴宴，飯後朱先生建議我請張小姐到市區去玩，張太太又約定晚上到她家便飯。我同張小姐在公園中走了一圈又去吃咖啡點心到近晚即乘車直接同去她家中，在此五、六小時中間，我們已相當熟識，她大概是因爲當老師慣了，所

以講話有些命令式，而且喜歡爭論問題，與我不羈的個性不大相合，我當時覺得她智慧有餘，嫵媚不足，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伴侶，到了她家，她即領我到書房中去看她在校時各種成績及她喜讀的書刊，我看她搜集的書刊都是正經的教育理論之類，沒有一本文藝名著，同他父親的法律書刊一樣的枯燥，所以無從互相討論，朱先生夫婦到後，她即去廚房幫她母親煮菜，飯後閒談了一些，我即起身並且向他們辭行。回到朱家，他倆要我表示意見，我說張小姐才貌雙全，不過我尙無經濟基礎，暫時不想成家，等回家同母親商量後再說，他們把張小姐送他們的照片給了我一張。

第三天早晨，張家都到車站送我，張小姐盛裝艷服，不多講話，握別時含情脈脈的請我通信，我對她的印象，比昨天好了許多。

到了家中，母親和二姊見我西裝革履，容光煥發，十分的高興，母親把我的一對景泰藍獎瓶供在佛像桌上，她告訴我，她已在廟中受戒取名妙聖，帶髮修行，幾年以來，她時常爲我向佛許願，所以她希望我去廟中做一次佛事，我同她說：目前最緊要的是成立一個較好的家，其他的事慢慢再說，同時我也把天津的事告訴了他們，她們看了照片都很讚美，一切要我自己作主。

我回家的消息已由房東的傭人傳到房東家去了，第二天房東太太即來道賀，她丈夫已死祇有一個女兒，她當場即向我們表示，願將樓下東、西兩廂房，租給我們，二姊即爲我買了些傢具在西廂房佈置一個臥房二個書房，她們二人住在東廂房內，因此生活舒適了許多。